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八回 苗傅作亂立新君

卻說黃潛善、汪伯彥既罷政，帝以葉夢得、張徽為尚書左、右丞，襲汪、黃之職，頒詔赦死罪以下，還士大夫被竄斥者。惟李綱罪在不赦，更不放還。知樞密事王淵屢以李綱曾忠義於先朝，乞聖上寬宏放歸，以為臣勸。帝不從。然淵善迎上意，捷於應對，凡諸將宣制皆出乎淵，帝乃命淵自後百官進呈，俱令簽押於本院，由是王淵寵遇日隆，又與內侍龔文、韓碩、康履等互相交結，所言於帝，無有不從，內外皆忌憚之。當三月望日，百官朝會，一齊於樞密院集候。王淵簽點各僚屬，惟有統制苗傅未到。淵怒曰：「諸人皆遵法令，苗傅何等人，敢違帝旨。」即上疏劾奏其不遵約束，故違朝廷法令。高宗見奏亦怒，下詔奪去官爵，謫之於外。左丞葉夢得奏曰：「苗傅雖一時有誤朝會，罪本當責，看其出於世將，且有勞於王室，聖上可赦其罪。」朱勝非亦為力說，帝怒乃解，免其罪謫。

百官朝退，苗傅歸至私第，深恨王淵，欲報其劾奏之仇。

思量一小日，不得其計。正在憂悶間，堂吏報副軍劉正彥來見相公。傅即令請入。正彥進見苗傅禮畢，傅引正彥入後堂分賓主坐定。正彥見苗傅面帶憂色，因以言挑之曰：「統制近來名望誰不仰知，昨因失於朝期，被王樞密所奏，得遇葉左丞力奏，聖意頗回，復其原職，實為幸耳，更有何憂乎？」苗傅聽罷，豎目揚眉，指謂正彥曰：「苗某若得一二人相助，率吾所部斬王淵之首於東市，方能雪吾此恨！」正彥起密謂傅曰：「尊公休出此言，倘王樞密知之，君定休矣！」傅亢怒曰：「大丈夫志在沙場，一死非所惜，第恨不得報此仇也！」二人正言間，有總管黃大昇亦來到，曰：「二人言得好事，吾聽之多時。」正彥請入，一一將苗傅之事告知大昇。大昇曰：「君家屢有戰功，勤勞王室，尚止得一統制之職。王淵有何功績，得秉大權？只是主上不明，聽信其媚言，驟遷顯職，吾心甚不平。日前朝期，挾天子之令，更不把我等為意，吾懷恨數日。統制若有用黃某之處，惟命是從。」苗傅大悅，曰：「二公若肯相助，富貴共之。」正彥曰：「事不宜遲，若漏此風於外，必受奇禍。我有一心腹人，昔曾為劇盜，英勇無比，吾招之來降，南昌人姓王世修，可令人請來相助，事必成矣。」苗傅即遣人去請。不移時，王世修來見。苗傅等三人各訴平生，世修曰：「主上闇弱專信，內侍恣橫。皇子魏國公旁仁慈好禮，不如乘此機會，廢高宗而立皇予，仍請隆祐太后臨朝秉政，將宦官盡行誅戮，移檄天下郡鎮，知吾等廢立有名，自可以保無後患矣。」大昇、正彥等皆稱：「此計極妙！」苗傅謂世修曰：「後三日乃三月下旬，吾聚集本部人馬，候百官入樞密院聽宣制後，爾可領三千精壯埋伏於城北橋，待王淵入奏退朝出，可即擒之。我與劉正彥、黃大昇率軍後應，勿致失誤。」世修欣然領諾去了。苗傅等商議已定，各回家整點軍馬，及時行事。

且說樞密院王淵入朝退出，引從騎數百，將過城北橋，忽從騎報知，前面有伏兵擁至，不知何處軍馬。王淵聽說，正待遣人探問，王世修引三千壯軍，手執利刃，一並向前。世修踏進王淵車前，淵護從一齊格鬥，被世修掣出短刀，砍死數十軍人，餘等皆四散奔走。王淵見勢頭不利，勒馬望北門逃竄，世修趕近前，一把手摔下馬來，大叫：「王淵不道，挾天子之勢以令諸侯，今結宦者欲謀反，吾因誅之。」言罷，刀斬淵首於東市。引壯軍殺出南街，正遇苗傅、劉正彥、黃大昇等軍馬，會合眾人，擁兵繼至行宮。各官皆驚惶逃匿，不知所為。苗傅等分梟淵首於行闕，喊聲大震，入宮收捉內侍龔文、韓碩等。

龔、韓聽得關外作亂，引親軍從後宮出來，與苗傅廝殺。傅提劍直取龔文，文抵敵不住，慌走入後御園。傅一直趕至面前，一劍割下頭來。苗傅殺出後宮，韓碩驚慌，措手不及，亦被斬之。

康履知事急，慌入告知高宗曰：「苗傅等懷憤作亂，陛下可速降詔安撫之。」帝大驚，即遣朱勝非趨樓上問苗傅作亂之故。朱勝非領旨，急趨樓下，見苗傅、黃大昇、王世修等各部精壯軍殺過樓下來，內外之聲喊動山嶽。勝非從樓上高聲曰：「聖上有旨，爾等何得無禮！」苗傅等見勝非樓上宣傳聖旨，齊聲應曰：「王淵交結內侍，欲謀害我眾人，今日收而殺之，與天子無預。待殺盡其黨，然後伏闕請罪。」言罷，喊聲殺入。

中軍統制吳湛排門不甚阻擋，引苗傅黨人入內奏曰：「苗傅等豈敢作逆，皆是中宦龔文、韓碩結黨王淵故也。今日眾人合兵誅之，止為天下除害耳。」帝見湛奏，自登樓撫諭之曰：「龔、韓、王淵不仁，既已伏誅，卿輩何更擾攘！」苗傅等舉頭見黃羅蓋，始知天子在樓上，即山呼而拜。傅曰：「陛下信任中官，賞罰不公，軍士有功者不賞，內侍所主者得官。黃潛善、汪伯彥誤國至此，猶未遠竄；王淵遇賊不戰，首先渡河，因交結內官康履等，乃除樞密。臣自陛下即位以來，功多賞保臣已將王淵斬首，龔文、韓碩誅滅，更乞康履、曾澤誅之，臣甘心伏罪。」帝曰：「既誅王淵等，事亦極矣。康履、曾澤二人，豈能專為卿害，不必再計斬也。」王世修、劉正彥齊聲曰：「今日不斬草除根，終久必為喪身之本，臣必欲誅之。」帝不得已，命吳湛執履、澤與之。苗傅執康履、曾澤於樓下數之曰：「汝倚人君之勢，結黨欺辱吾等，今日何不教天子保汝哉！」言罷，即將履、澤二人腰斬梟首，與王淵首級相望。苗傅既誅了康履、曾澤，猶不肯退，樓下爭鬥之聲不絕。帝曰：「卿等尚不歸營，更有何意？」苗傅復奏曰：「陛下輕逐忠良，重用奸佞，不當即其天位。皇子魏國公仁慈好禮，宜承大統，則天下可安矣。不然，吾等不敢退。」帝聞此言懷懼，復命朱勝非趨樓下，委曲諭之曰：「昔者太甲不明，伊尹放之桐宮，昌邑有罪，霍光廢之，皆得其當。今上富於春秋，未有不善，汝欲廢之而立皇子，欲為反耶？倘天下知之，入問廢立之罪，若等安乎？」傅曰：「須請隆祐太后垂簾佐皇太子同聽政。」勝非諭勸不從，以傳言白帝。帝曰：「朕果失德當退，亦須太后手詔也。」乃遣顏岐入宮內請太后御樓，有政事商議。顏岐領旨，迳入宮中，請太后乘肩輿下樓，出門見苗傅等，諭之曰：「自道君皇帝任蔡京、王黼以來，更變祖宗法度，童貫起生邊事，所以招致金人，養成今日之禍，豈關今上皇帝事？今既誅戮樞密王淵、中宦龔文、韓碩、康履、曾澤十餘人，可謂極矣，更欲為亂，豈不懼惹諸郡之刀兵哉！」傅曰：「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，奉皇子為帝。」後曰：「今強敵在前，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政事，何以令天下？敵國聞之，豈不轉加輕侮？」傅等不從。後顧朱勝非曰：「今日國政須大臣果決，相公何無一言乎？」勝非曰：「苗傅輩銳意欲奉皇太子，太后不允其議，恐致大變。姑從之再得計議。」後乃遣勝非回覆帝。勝非還告帝曰：「臣適遇王鈞甫，乃苗傅等腹心，密語臣云：『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。』此語可為後圖之緒。太后手詔命陛下曲從之，以安其黨。」帝允奏，遂禪位與皇太子。

苗傅等得禪位詔旨，揮其軍退出宮門。次日率百官於內廷奉皇太子魏國公專即位，請隆祐太后臨朝聽政，尊帝睿聖仁孝皇帝，居顯寧寺。大赦天下，改元明受。內外僚屬望者震動，誰敢不遵其命。苗傅既立新君，官員各依原職，自掌尚書左、右丞權，劉正彥、黃大昇同簽樞密院事法令，與王淵職同。王世修、吳湛為尚書左右僕射，其心腹將佐各秉重任，自是朝廷內外軍民皆震懼。不半月日間，聲息傳於諸郡，鎮守平江府禮部侍郎張濬、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呂頤浩聞此消息，文書互相會知，各起兵勤王。探聽軍報入杭州，苗傅與劉正彥等議曰：「外郡諸侯知吾等驟立新君，各懷疑心，會集軍馬勤王，何以制之？」正彥曰：「事慮不週，禍患難免。諸侯一入禁庭，難明我等廢立之由。來日尊公可奏知太后，移檄諸郡，明示奉皇太子之故，斬淵等以謝天下。諸侯見太后手詔，必知君上有讓位意，方雪吾自專之罪矣。」苗傅喜曰：「此計大妙。」